

辽墓壁画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

黄小钰

辽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始于20世纪初，1912年和1920年，法国传教士闵宣化曾涉足内蒙古东部的辽代遗址，并在1922年的《通报》中介绍了上京、祖州、怀州、庆州等城址及怀陵、庆陵、乌牛台、头道湾子等陵墓的调查情况^①。1930年代，东亚考古学会内蒙古调查团江上波夫、田村实造等调查了庆陵，随后鸟居龙藏、小林行雄等人也相继对庆陵进行了踏查、挖掘和测绘。日本人的考古学调查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辽代帝陵的考古资料，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引起了中国人对于辽代墓葬的关注。

伴随着辽代考古的启动与发展，辽代壁画墓的发掘和出土实物的增多，大批研究成果相应诞生，包括各类调查记录、考古发掘报告、研究论文等。墓室壁画是辽代历史、政治与文化在墓葬中的投影，承载着辽代的历史与社会记忆。

学术界对于辽代墓葬壁画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对辽代墓葬壁画的综合性研究，二是有关辽墓壁画的专题研究，专题研究又可归结为三类：一是对辽墓壁画考古发现的简单介绍，多见于考古发掘简报或者报告中；二是从美术考古、历史和社会文化的角度对辽墓壁画的研究；三是从艺术学、美术史的角度对辽墓壁画的研究。

一 辽代墓葬壁画的综合性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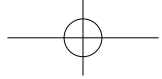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辽代墓葬壁画的综合性研究主题较为宽泛，并且不局限于某个区域或者题材，体现了一种综合性视角与多元化思路。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现择重点分述如下。

1958年出版的俞剑华《中国壁画》^②一书第二编“历代墓葬壁画”按时代顺序介绍了各个时期的墓室壁画，不仅有辽墓壁画的介绍，而且是对“中国壁画”的一次全面的总结。80年代后，陆续出版的大型图录《中国美术全集》^③专门列有“墓室壁画”一卷，将壁画看作是美术史的一部分，详细收集了墓葬壁画的资料。

① 彭善国：《二十世纪辽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页79。

② 俞剑华：《中国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

③ 宿白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2·墓室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郑绍宗《辽代绘画艺术和辽墓壁画的发现与研究》¹一文，从绘画技法及艺术风格方面系统回顾了辽代绘画艺术兴起、发展、完善及不断汉化的历史过程，是一篇从美术学角度探讨辽墓壁画的重要参考文章。

董新林的《幽冥色彩—中国古代墓葬壁饰》一书，是全面了解古代墓葬壁饰发展历程的重要专著。文中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展现古代墓葬装饰的时代特点和精美的艺术造诣，其中单辟一章研究辽代墓室壁画，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和新认识²。董新林的另一篇重要学术论文《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³，首先对辽代墓葬形制进行类型学分析，再对契丹人墓和汉人墓分别选择具有一定分期意义的典型器物及其组合，进行分类排序，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墓葬壁画的特征将辽墓分为四期，并分析了各期的时代特征。该文是研究各时期辽墓壁画特征的重要参考。

《古代壁画墓》⁴是一部系统研究壁画墓的专著，该书较为全面地归纳了从汉魏到明清时期壁画墓的考古发掘成果和研究历程，其中单辟一章介绍宋辽时期的壁画墓。资料详实丰富、图文并茂，对于概览古代壁画墓全貌大有裨益。

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教授的《辽墓壁画研究》⁵一书是辽墓壁画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专著，作者以三座有代表性的辽代壁画墓为切入点，结合历史文献，运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考察辽代墓葬艺术中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及其多元文化内涵，从而探讨辽代艺术的发展轨迹。该书以其美术史的广阔视角和扎实而深入的工作为辽墓壁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

刘未《辽代契丹墓葬研究》⁶一文，将契丹墓葬分为大型墓葬和中小型墓葬，总结出各个阶段葬制的特点，最后对辽代契丹墓葬的等级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归纳和总结。文中以墓葬壁面装饰为依据之一，深入总结了契丹墓葬中各类型和各题材墓葬壁画的特点。

贺西林、李清泉合著的《永生之维——中国墓室壁画史》⁷一书，收录了自汉代至明清时期的墓室壁画，其中“辽代墓室壁画”一章分契丹人墓室壁画和汉人墓室壁画两部分对辽墓壁画的发现进行梳理，是一部研究墓葬壁画的基础性专著。

此外，近年来，关于墓葬壁画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金维诺先生、巫鸿先生的倡导与示范下，墓葬艺术的研究方法得到拓展，从考古学、美术史等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的专著或论文不

1 郑绍宗：《辽代绘画艺术和辽墓壁画的发现与研究》，《文物春秋》1995年第2期。

2 董新林：《幽冥色彩—中国古代墓葬壁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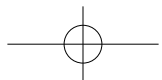
3 董新林：《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考古》2004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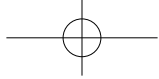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4 罗世平、廖旸：《古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

5 张鹏：《辽墓壁画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

6 刘未：《辽代契丹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4期。

7 贺西林、李清泉：《永生之维——中国墓室壁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在少数，尤其是海外学者的成果在研究的多维视角方面提供了典范。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在此方面成果最为丰富，他的著作包括对中国古代、现代艺术及美术史理论和方法论的多项研究。近年出版有《美术史十议》、《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宝山辽墓—材料与释读》等，他的著作跨学科性很强，融合了历史文本、图像、考古、风格分析等多种方法，富于创见，对于理解中国古代不同材质、时期、主题的美术作品都颇有启发性。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的曹星原教授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美术史进行研究，尤其专注于宋辽美术史，有多项研究性专著和展览图录出版¹。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沈雪曼在宣化辽墓壁画内涵方面也有研究²。

总之，以上专著或论文都是墓葬壁画的总论性研究成果，有的从美术考古的角度，有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有的从历史学的角度，但都将研究焦点聚集在墓葬壁画这一主题上，为辽墓壁画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二 辽代墓葬壁画的专题性研究

如前所述，有关辽墓壁画的专题性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基本见于考古发掘简报或者报告中的研究，二是对辽墓壁画美术考古和社会文化内涵的研究，三是对辽墓壁画艺术方面的研究。辽墓壁画集中分布于五个区域内：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区，北京地区，山西北部 and 河北西北部地区。针对这三类研究，为行文方便，以下将主要按照墓葬发掘区域进行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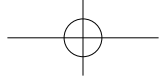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一）内蒙古地区

内蒙古境内的土河（今老哈河）、潢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契丹族的发祥地。契丹建国后，在这里建立了上京和中京，从而使这一区域成为辽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因此，内蒙古地区出土了大批重要的、保存完好的契丹贵族墓葬。其中，库伦旗和敖汉旗是辽墓壁画发掘较为集中的两大区域，辽墓壁画相关资料丰富，研究成果也较多。

在哲里木盟库伦旗先后发现了八座辽墓，除了三号墓和五号墓之外都有壁画，尤其是库伦七、八号辽墓的形制以及精美的壁画，为研究契丹的生活、服饰、仪仗、丧葬制度和绘画艺术积累了新的材料。学术界关于库伦旗辽墓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既有考古发掘简报的全面介绍，也有从某个角度进行的深入专题研究。

¹ Hsingyuan Tsao, *From Appropriation to Possession: A Study of the Culture Identify of the Liao through Their Pictorial Art*, UMI Company,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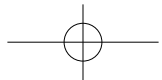
² SHEN Hsueh-Man, "Body matters: Manikin burials in the Liao tomb of Xuanhua, Hebei province", *Artibus Asiae* 2005, vol.65, no1, pp99-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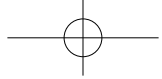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库伦辽墓发掘报告》¹¹、《吉林哲理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¹²、《库伦旗第五、六号辽墓》¹³、《内蒙古库伦旗七、八号辽墓》¹⁴四篇发掘报告对库伦旗辽墓中的壁画进行了全面介绍，其中也有相对详细的研究，为后续的专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有关库伦旗的专题研究主要体现为对壁画的历史文化考证及艺术学的研究上。例如冯恩学《内蒙库伦六、七号辽墓壁画的人物身份》¹⁵一文对库伦六、七号辽墓壁画的人物身份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分析，从人物的整体形象、所穿衣物、发式等角度综合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六号墓舞乐图中女子皆为仙女；从队列形状、帽冠材质及形貌等推断库伦七号墓主人为高官。郑隆《库伦辽墓壁画浅谈》¹⁶一文，对一号墓和六号墓的壁画的内容题材与布局、绘画构图及其艺术成就、壁画所处的时代背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对辽墓壁画的构图技法、人物造型、艺术风格、绘画技巧、赋色颜料、制作工艺等的分析尤为深入。金申《库伦旗六号辽墓壁画零证》¹⁷一文对六号墓墓门门额上的散乐图、墓道两侧出行、狩猎壁画及墓道北壁和南壁人物等进行了初步的考证。邵清隆《库伦六号辽墓〈出猎图〉述论》¹⁸则更为详尽的对六号墓壁画进行考证。他以出猎图这样一种辽墓壁画非常常见的题材为例，在详细分析六号墓墓道北壁の出猎图的人物构成、画面布局的基础上，认为这是一幅完整的主人行将出猎图。他的研究为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敖汉旗是内蒙古地区发现辽墓壁画较为集中的又一区域，并且多数考古发掘报告研究得非常深入。邵国田执笔的《敖汉旗白塔子辽墓》¹⁹中主要对甬道两壁和天井两壁的牵马图、驼车、门吏等进行了介绍，并根据墓中的残石经幢推断了该墓的年代。敖汉旗北三家辽墓发掘报告中详细介绍了1号墓和3号墓的壁画，认为1号墓人物图像丰富，画技高超，3号墓的壁画规模和画技较1号墓逊色，但其中“刘三取钱”题记的场面是已发现辽墓壁画中所仅见，并对壁画中的驼车、连靴裤等事项进行了考证¹¹⁰。《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1、2号辽墓》¹¹¹详细介绍了1号墓中的马球图壁画，并结合史料得出

-
- 〈1〉 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墓发掘报告》，《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辽(二)》，北京出版社，页907—932。
 - 〈2〉 吉林省博物馆、哲里木盟文化局：《吉林哲理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8期。
 - 〈3〉 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库伦旗第五、六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 〈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库伦旗七、八号辽墓》，《文物》1987年第7期。
 - 〈5〉 冯恩学：《内蒙库伦六、七号辽墓壁画的人物身份》，《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
 - 〈6〉 郑隆：《库伦辽墓壁画浅谈》，《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 〈7〉 金申：《库伦六号辽墓壁画零证》，《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 〈8〉 邵清隆：《库伦六号辽墓〈出猎图〉述论》，《哲里木文物通讯》1982年第12期。
 - 〈9〉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白塔子辽墓》，《考古》1978年第2期。
 - 〈10〉 敖汉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辽墓》，《考古》1984年11月。
 - 〈11〉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1、2号辽墓》，《文物》1998年9月。





结论，认为马球在辽圣宗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普及，对于研究我国的体育发展史提供了难得的形象资料。敖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¹³墓室周壁写有梵文佛经，壁画内容丰富，有备猎图、备饮图、出行图、烹饪图。该发掘报告推断墓葬年代为辽代晚期，墓主人是佛教信奉者，并结合备猎图对辽代的春猎习俗进行了探讨。《敖汉旗下湾子辽墓清理简报》¹²内容非常详实，敖汉旗下湾子已发掘的7座墓中有3座保存有壁画，画技水平较高，壁画内容汉文化因素极浓，是继白塔子辽墓和北三家辽墓之后第三次在辽武安州城址旁发现的辽代壁画墓。作者详细研究了壁画中的人物服饰、饮食习俗以及绘画技法和布局，是一篇研究敖汉旗壁画的重要发掘报告。在《敖汉旗七家辽墓》¹³中，作者重点分析了马球、围猎、宴饮等游牧民族习俗，并对执壶、修瓶等饮食器皿及绘画风格进行了考证与研究。敖汉旗羊山3座辽墓均有壁画，宴饮图、鼓乐图、出行图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在清理简报中，对3座墓葬的形制、年代及壁画内容作了详尽的分析，该发掘报告是研究汉官在辽朝的生活习俗，汉契文化交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¹⁴。

此外，在内蒙古其他地区也发现了很多辽代壁画墓，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哲里木盟奈林稿辽墓¹⁵是一座较大型的辽代壁画墓，壁画分布在甬道、前室四壁和后室顶部，内容为描绘男侍女婢和华丽的建筑结构等，为研究辽代契丹服饰和建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哲里木盟奈曼旗发掘清理了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墓中除了建筑彩画外，在墓道、墓门、前室墙壁和券顶等处都绘有壁画。此墓是截止到80年代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¹⁶。

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发现了耶律羽之墓，该墓规模宏大，结构精细考究，墓室以琉璃砖为建筑材料，墓内甬道装饰壁画，石门和小帐上施以彩绘，形象逼真，画技高超，是罕见的辽早期绘画佳作¹⁷。

宝山辽代壁画墓¹⁸，墓葬形制特殊，装饰华美，壁画绚丽精致，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被评为199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代壁画墓是内蒙古地区的最新考古发现，在2009年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

11 《敖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

12 《敖汉旗下湾子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

13 《敖汉旗七家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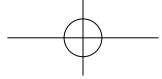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14 《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

15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辽代壁画墓》，《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期。

1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1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1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



查中发现被盗墓葬3座，清理其中1座，成功揭取了墓中仅存的5幅壁画。壁画内容为汉族侍仆、契丹族侍仆，为研究辽代历史提供了新资料。天井东壁所绘的人力车在辽墓壁画中属首次发现¹。

（二）辽宁地区

辽宁地区的辽代墓葬主要集中于阜新、朝阳和法库县三个地区。这一带属于辽代后族萧氏的领地，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辽宁阜新地区发现了九座属于辽代晚期外戚萧和家族墓，《阜新辽萧和墓发掘简报》²主要介绍了四号墓即萧和墓，在壁画部分作者详细描绘了墓道两侧的大型人物出行图，并由此对辽代的出行仪仗、旗鼓制度、与墓地相关的辽代城址进行了研究探讨。此外，辽宁阜新萧仅墓也是该地区的重要墓葬，研究萧仅墓志的成果很多，只是墓中没有发现壁画，在此不再赘述。

辽宁朝阳也是辽代壁画墓集中发现的重点区域。在《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³中，作者对耿知新墓的武士图壁画，耿延毅墓场面宏大的备宴图壁画进行了详细介绍。由于耿氏二墓出土有墓志，随葬品丰富，是从各个学术角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对出土墓志的考释等研究成果最多。朝阳召都巴辽墓壁画分布于墓室、甬道、墓门、墓道各处，壁画人物服饰具有明显的汉族特征，并且在朝阳地区发现的辽代墓葬中，此墓壁画保存条件较好，非常难得⁴。《朝阳县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⁵非常简洁的介绍了墓门两侧的男女侍者、墓室周壁的五组图案以及十二生肖像，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⁶对叶茂台辽墓介绍较为详细，墓葬中除了有朱雀立门图、建筑彩画和前室各门侧的壁画外，还有木棺室内东西壁悬挂的山水和花鸟两幅画轴以及木棺室西窗棂板上绘的一幅骑猎图。

《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萧义墓》⁷是一篇介绍辽代贵族重要墓葬的发掘报告。萧义墓中绘有出行图、归来图、武士图、献食图、相迎图等大幅壁画，出土有重要的文物和墓志，是研究辽代历史、经济、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该篇报告只是将发掘报告、墓志、出土文物和壁画的情况进行了报告，深入研究还有待加强。

1 辽上京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2014年第4期。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辽萧和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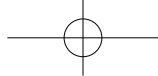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3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984年第3期。

4 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召都巴辽壁画墓》，《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5 张克举、孙国平：《朝阳县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8年。

6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

7 温丽和：《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萧义墓》，《文物》1989年第4期。



（三）北京地区

北京地区辽墓多为汉人墓，壁画大多以表现室内家居生活为主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赵德钧墓¹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辽代壁画墓。该墓是一座大型多室墓，墓中壁画采用的是汉族艺术风格，描绘了墓主人悠闲的日常生活。

韩佚墓²是目前北京保存最好、资料最为完整的辽代壁画墓，有确切纪年，墓主人身份明确，墓室四周共有壁画七幅，各个场景都是围绕墓主人生活展开的。为研究北京地区汉人辽墓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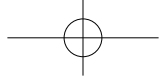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北京大兴青云店1号墓壁画包括侍女点灯图、侍女持风壶图、理财图、破子棂窗灯等。壁画与影作结合，出土器物具有浓厚的唐代风格，为研究辽代墓葬形制、壁画风格、器物演变等补充了新的资料³。

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市基建工作的进行，北京地区收获了大批考古成果。其中，刘六符及夫人合葬墓是辽代墓葬中的重要发现，其M1壁画保存较好。除此之外，在丰台镇王泽墓⁴、昌平陈庄辽墓⁵、丰台路口南侧李继成夫妇合葬墓⁶、海淀区增光路康文成墓⁷、西城区丰盛胡同辽墓⁸、西城区光明胡同辽墓⁹、西城区府右街罗贤胡同辽墓¹⁰都有零星壁画发现。只是有的壁画破坏严重，只剩遗迹，有的模糊不清，无法辨认。

（四）山西地区

山西大同为辽代的西京，山西地区的辽代壁画墓主要分布在大同市近郊区以及朔州等地。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大同市城郊就已发现为数众多的辽墓壁画，分布在北郊的卧虎湾¹¹、

-
- <1> 苏天钧：《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第5期。
 - <2> 黄秀纯、傅公铨：《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 <3> 王清林：《大兴区青云店辽墓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2期。
 - <4>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第3期。
 - <5> 周景城、王殿华、邢军：《北京昌平陈庄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第3期。
 - <6> 王清林：《丰台路口南出土辽墓清理简报》，《北京文博》2002年第2期。
 - <7> 朱志刚：《海淀中国工运学院辽墓及墓志》，《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
 - <8>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地图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 <9>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地图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 <10>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第3期。
 - <11>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大同卧虎湾四座辽代壁画墓》，《考古》1963年第8期。



城东的马家堡¹、西南的十里铺²、新添堡³和大同纸箱厂⁴等地，壁画内容多为车马出行、宴饮、家居侍奉等墓主人家庭生活的场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80年代后，山西地区辽代壁画墓的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为数众多的壁画墓被发掘或清理，极大的丰富了辽代壁画墓的考古资料。其中三座重要的壁画墓如下：一是辽代军节度使许从赧夫妇合葬墓，该墓是晋北地区唯一的一座辽代早期纪年墓，同时也是大同市已发掘的辽墓中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一座，弥补了燕云地区辽代早期壁画墓的缺环⁵。二是南关M2辽墓，墓道、墓门、墓室四壁都有壁画，墓室壁画由上而下分为三层，分别为星象图、象征屋檐纹饰的斗拱以及斗拱之下的门窗、人物图⁶。三是2004年发现的机车厂辽墓，壁画也是自上而下分为三层，有侍卫图、启门图等⁷。

2011年4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市东风里发掘了一座圆形单室墓，墓葬出土器物不多，但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主要描绘墓主人日常家居生活和鞍马、驼车出行等场面，是为辽代壁画墓的最新考古发现。

王银田在山西地区做了众多辽墓发掘工作的基础上，撰有《大同辽代壁画墓刍议》一文，从山西大同地区壁画墓的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壁画的布局、绘画技巧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比较分析大同地区辽代壁画墓与北京、内蒙古、辽宁等地的异同⁸。

（五）河北西北部地区

属于辽代西京道的河北西北部地区，其辽代墓葬主要集中在宣化、涿鹿等地。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1974至1993年间在宣化区下八里村发掘的十座墓葬，其中一座被盗，一座为建而未用的空圻，余下八座都发现了壁画⁹。这八座壁画墓均为仿木结构，皆绘有精美的壁画，壁画内容丰富，包括彩绘星象图、出行图、散乐图、备经图、备茶图、妇人启门图以及弈棋、云鹤、花鸟树石屏风等等，堪称辽代墓葬艺术的代表。

〈1〉 曹臣明：《山西大同市东郊马家堡辽墓》，《考古》2005年第11期。

〈2〉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0期。

〈3〉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0期。

〈4〉 王银田、解廷琦、周雪松：《山西大同市辽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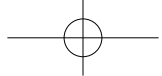
〈5〉 王银田、解廷琦、周雪松：《山西大同市辽代军节度使许从赧夫妇壁画墓》，《考古》2005年第8期。

〈6〉 王银田、解廷琦、周雪松：《山西大同市辽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8期。

〈7〉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墓》，《文物》2006年第10期。

〈8〉 王银田：《大同辽代壁画墓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管理处、宣化区文物管理所：《宣化辽代壁画墓群》，《文物春秋》1995年第2期。



由于宣化辽墓壁画精美，内容丰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宣化辽墓壁画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清泉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是一部对宣化辽墓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专著¹¹。而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宣化辽代壁画墓设计中的时间和空间观念》通过整体把握宣化辽墓中关于天的图像，后室壁画中人物角色、活动与时序的关系，解释墓葬中的时间与空间问题¹²。此外他还发表了多篇论文探讨辽墓壁画题材和内容的文化意义，如《绘画题材中意义和内涵的演变——以宣化辽墓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图为例》¹³、《宣化辽墓壁画散乐图与备茶图的礼仪功能》¹⁴等。

宣化辽墓八座壁画墓中都发现了与饮茶有关的内容，且是辽墓壁画中的新题材。与以往的烹茶图不同，宣化辽墓的备茶图更多表现了备茶的过程和器具，因此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对其的研究也较多，发表有郑绍宗《河北宣化辽墓壁画茶道图的研究》¹⁵、杨泓《辽墓壁画点茶图》¹⁶、袁泉《宣化辽墓“备茶题材”考》¹⁷、周新华《宣化辽墓壁画所见之茶具考》¹⁸、关剑平《以宣化辽墓壁画为中心的分茶研究》¹⁹等论文。

针对宣化辽墓壁画中的其他题材，如散乐图、妇人启门图、出行图、归来图等，不少学者从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艺术学等方面或进行考证，或研究其内涵和象征意义，成果较多。

应当指出的是，对辽墓壁画的研究按照发掘区域进行综述并不能穷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研究，笔者所总结的三种类型的专题研究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区分。从上述各区域的梳理情况来看，三类专题研究在主题上有独立之处，但在内容上也有关联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辽代墓葬壁画的发现与研究，各地考古所、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做了许多工作，出版了各地辽墓壁画的图录、画册，是辽墓壁画研究的重要图像资料来源。具体有：《中国墓室壁画全集3宋辽金元》¹¹⁰、《内蒙古辽代壁画》¹¹¹、

11 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文物出版社，2008年。

12 李清泉：《宣化辽代壁画墓设计中的时间和空间观念》，《美术学刊》2005年第2期。

13 李清泉：《绘画题材中意义和内涵的演变——以宣化辽墓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图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4 李清泉：《宣化辽墓壁画散乐图与备茶图的礼仪功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

15 郑绍宗：《河北宣化辽墓壁画茶道图的研究》，《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

16 杨泓：《辽墓壁画点茶图》，《文物天地》1989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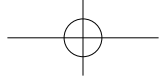
17 袁泉：《宣化辽墓“备茶题材”考》，《华夏考古》2006年第1期。

18 周新华：《宣化辽墓壁画所见之茶具考》，《东南文化》2000年第7期。

19 关剑平：《以宣化辽墓壁画为中心的分茶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10 《中国墓室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墓室壁画全集3:宋辽金元》，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

11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孙建华：《内蒙古辽代壁画》，文物出版社，2009年。



《河北古代墓葬壁画》¹⁾、《宣化辽墓壁画》²⁾、《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保护研究》³⁾等。

三 小结

综上所述，有关辽代墓葬壁画的研究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可供参考的资料较多，并且已经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学术前景非常可观。但前人的研究也并非面面俱到，研究的层面和方法还有待深化和拓展。

第一，迄今为止，已经发掘或清理的辽代壁画墓多达100余座，主要集中在辽上京、中京和燕山以南的南京和西京之间。上京和中京一带的壁画墓，大多都是契丹贵族的墓葬，南京和西京一带的壁画墓汉文化特征明显，基本上都是汉人的墓葬。这种不同区域不同特点的分布状况为我们研究辽墓壁画的地域特色以及辽代社会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而形成的文化记忆与认同、冲突与融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线索。总体而言，辽墓壁画的区域性研究成果和专题性研究成果较多，而对整个辽代区域内的墓葬壁画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各区之间的对比性研究不多，且较为分散，不够系统和全面。因此，笔者认为在壁画材料的收集、整合、梳理、对比等方面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对辽墓壁画进行区际之间的对比研究也有待深入。

第二，在这100余座壁画墓中，壁画内容多少不同，保存状况各异，能否提取有用信息更是千差万别。有的壁画墓已有发掘简报或专题考古报告出版，研究成果丰富，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图文资料，如宣化辽墓、内蒙古地区部分契丹贵族墓。有的壁画墓虽然也有简报或报告出版，但发掘年代的久远，考古发掘报告记载的简略及壁画保存状况欠佳，都给研究造成一定的困难，以致考古发掘报告只有对壁画的客观描述和介绍，分析研究的部分几乎没有，后人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这就需要学者们根据史料和既有的研究成果做更多的深入研究工作，这是辽墓壁画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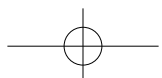
针对这种状况，既可以选取内容丰富、保存较好的壁画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也可以将保存较差的壁画与其他墓葬因素联系起来分析，或与同类墓葬加以整合，进行宏观的综合性研究，变不利为有利。而对于壁画题材和内容方面的研究，既有研究选取壁画墓进行个案研究的较多，且内容多集中在少数壁画墓的某类题材上，对其他题材关注不够。笔者认为可以选取辽墓壁画中的多种典型题材，并关注各类题材与内容之间的联系，使研究对象更为丰富、客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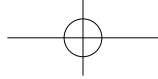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第三，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辽墓壁画的研究虽然打破了考古学的界限，但基本还是局限在考古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古代墓葬壁画》，文物出版社，2000年。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1年。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保护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学或者美术史两大领域之内。考古学学者在辽墓壁画的分期、分区和考证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美术史学者更倾向于对壁画作品的艺术性进行分析，随着考古新材料的出现，也要求我们不断探索新方法，开拓新视野，进行有深度的跨学科研究，推动未来综合性、多元性研究的发展。而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宗教学、文学等学科的构建为墓葬艺术研究提供了互动性的平台和动力。因此，可以在全面收集辽墓壁画图文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跨学科互动研究，完善研究方法，开拓研究思路，使辽代墓葬艺术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首都博物馆]

(责任编辑：张 露)